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二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音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爲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爲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爲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爲知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傳孝宗首命輔而

臣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  
用公爲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得熙世雖弗  
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嫖節耆德  
碩聞寔然爲當世名臣雖鄙夫囂董亦知有所  
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  
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爲唐宰相一子從  
僖宗狩蜀爲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爲平泉令  
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  
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  
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御毬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越馬之事適以貽笑點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  
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  
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  
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  
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  
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曰  
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據前代宗室賢否  
媿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  
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

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慶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寔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  
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  
益顯融然其閭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  
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勉恩請後  
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員  
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  
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懷皆一時  
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安  
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  
忠定薦乃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



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  
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知明  
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  
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  
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  
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  
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  
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  
大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  
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陛下初  
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  
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灑兩宮內庭  
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  
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  
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  
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  
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  
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

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  
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媚疾善  
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  
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  
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  
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  
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區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鐘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

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奔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賤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  
已交與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  
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  
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  
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  
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  
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  
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既亦輕譏  
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  
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  
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  
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夫日之清明  
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  
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  
責人大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  
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  
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業最興心雖主於  
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决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克實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伐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  
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  
熄道學之幾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  
之幸杜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  
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祝駕之所章既下士  
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  
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  
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  
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  
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

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  
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  
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  
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推殘廟堂初無長養  
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前意  
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  
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  
之慶曆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常欲聚忠  
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遠者故諄復不  
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  
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掄補外已  
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  
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  
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  
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  
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  
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論

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祕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  
乞留祕書監揚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  
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糜支誣民  
瘼講寬卹叙資二州守暴聞亡善狀公亟奏黜  
而薦游仲鴻李協干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  
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  
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  
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  
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瘳漫駕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國家阽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詒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

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  
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  
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  
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  
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王有  
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  
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  
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  
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  
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盖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尤深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問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中浸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淫雨



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  
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太輕臺諫用舍無定非  
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後  
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  
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  
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  
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  
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  
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  
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  
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  
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  
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  
取其有益而母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母嫌其直  
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  
公熹同遂奉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  
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  
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升祔行之又謂自今壽  
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

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謚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喜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

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閣門用事欲  
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  
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  
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  
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慨然曰吾志決矣  
既見上果力言侂冑已陰為計遂擠彭公于外  
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  
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  
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  
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

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胄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九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

軍費將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  
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冑誅盡起天下名  
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  
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  
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社即雨蝗亦死  
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資潰兵散卒許自陳  
除其梟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多濫  
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  
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虜謀遷  
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

衰弱萬一中原亦子相携而來郤之不忍納之  
無策豪傑崛起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徒  
都卑詞求助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  
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  
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  
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圯請于  
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  
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瀦水為  
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  
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顯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  
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九八萬人公命諸州  
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緡于朝贍給之公以疆  
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  
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師臣為先事備明年復  
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湜五千  
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  
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募費唐鄧流民聲言  
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



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閱兩求言  
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迺吾不共  
戴天之讐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  
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  
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鄆蘭會泉通弗納陛下為  
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  
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  
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懷其曩憤今  
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  
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忌辰後之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  
全德堂邛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  
公舊治邛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倣洛社故事  
時人欽慕焉改提學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  
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準議立真宗  
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  
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端亮親師好  
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  
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

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  
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  
未立也公謂當今秀主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  
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  
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  
重而不決或生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  
福是冬朔之移守綿州竝之知龍安縣相距不  
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于竝之  
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  
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

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  
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  
院檢詳劄之今朝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  
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  
其婿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  
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叅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  
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  
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  
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彊不少  
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

覲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蘇藹乎時雨之  
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  
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  
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  
後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  
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  
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  
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  
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  
懇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

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  
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  
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  
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  
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  
竒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  
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  
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  
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  
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

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  
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  
胷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  
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  
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  
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  
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以蘇文忠懇惻似  
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  
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九十  
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耋之年

身在闕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  
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眡君實景仁尤有光  
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  
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  
賈歸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  
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已子也眡  
族端黨友戚欣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  
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  
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



簡賴以全兩駕使輅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  
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眉  
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之祠為老泉  
先生請蓋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  
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球饑羸建長  
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  
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  
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  
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  
寡效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榕則  
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某適視草  
援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  
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拔善類西州名  
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  
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  
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  
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  
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艮山使  
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

能文詞者不知其幾其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  
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  
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  
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常劉公  
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靡言  
弗旣殘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  
朝夕皇皇忘其渴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鸞  
雖雖雖單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轍旣願  
弗懲柰何鳳閣鸞臺寔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窩  
斯枋辨姦於早揀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

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魏  
宗拓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光國本未安  
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  
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  
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  
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  
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  
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

民而奮於營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後之游獨  
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譎諫者讀之為之慨然太  
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  
根本內蹙識者廩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  
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拯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  
廼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  
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  
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  
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  
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又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  
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  
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  
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  
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  
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  
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  
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極負  
相屬郡諉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  
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濃饗事民得無轉徙溝

壑以死咸德君君益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  
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鬻鬻紙錢  
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賸窮  
民以賀虛譽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  
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  
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  
居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  
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  
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  
之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瀉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  
能遽及吾圍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  
宣撫使檄君無慢府有謂君盍公此自脫者君  
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  
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  
拒守計君謂此祗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  
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  
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瘁其齒骸之暴露者  
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  
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



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  
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  
知君矣未嘗幸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  
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恠許可  
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  
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  
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  
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  
歡君曰若主瘠環是無義命卒却其餽弗報又  
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涂有一罅可乘雖乞墦由窶不復顧  
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  
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  
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  
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  
父隱翁名滌嘗後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  
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  
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  
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  
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耦而力學工文蔚有

光烈士論題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  
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跡世  
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  
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  
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  
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溫蚤卒曰荀  
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迪  
功郎趙善還黃橐夏瑩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  
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  
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

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  
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  
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負畦君子  
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  
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檠為勅令刪定  
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銳意北討故相張  
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  
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

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  
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  
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  
中侍御史童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  
子耳目地嘿嘿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童怒謂  
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勒停然公與  
二公初未嘗一覲面也既廢五年泯然亡仕進  
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  
虞雍公相又擢實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仲當深  
懲前事務悔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蠹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  
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  
憮然有悔色語漫傳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  
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  
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  
三衢說曰機撼公坐禡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  
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管建昌  
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虜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  
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

佞諛一日身履得喪之衝逡巡顧望失其素守  
者有矣或雖黽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  
低回泯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  
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眦追禡削奪之禍如  
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蹈  
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則忠而獲  
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其能  
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  
霆激電曾未終畧慶雲瑞日已即益然此孝宗  
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

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廵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黨所稱以孝義勤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



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坐其首餘以註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亟以公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勦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耶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繙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徃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勅局官旋特命改秩人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

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  
邊孤壘地大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  
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族對先馳書廟  
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屢詣東閣門輒引卻改添  
差湖北安撫司叅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  
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  
諫官陳賈以舊事誅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  
觀知汀州汀俗素慄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  
就執至是贅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  
郡然官軍素脆更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

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官黃三  
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  
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訂事  
本未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  
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  
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賊為愛民之本上嘉  
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  
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  
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

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  
苟合以故知公者少媚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貶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鄉用而疾乘  
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  
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  
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充牣而已娶趙氏贈安  
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流  
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  
某某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

公名寶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穎屬予志其墓辭弗獲廼為之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寔維其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

曰讀是則知脩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  
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  
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攷其孰復之方是時公之  
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落  
筆娓娓驚人遇事剗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  
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  
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洎長不離  
典訓中涵而飲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  
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  
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

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  
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  
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  
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  
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  
勉之仕始謁選得食書復州判官歲久早有老  
矣欲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可從  
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  
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儉以次繼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  
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  
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懼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  
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比來人田以減  
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  
至官民有冤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  
峒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聽在位  
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  
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



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  
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  
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  
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  
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  
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  
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  
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寃  
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  
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諗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諗于朝得減論提  
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淳海之商以死易貨  
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  
買實不給一錢蠟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  
諸珍恠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賂以  
為常而賈胡之銜寃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  
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亦立不可為  
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磔前弊  
罷和買鑄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

皆厭食滿公曰吾不能腴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  
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  
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  
可一繩以濶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  
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  
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  
成牘進輒涉筆為書公曰郎若是安用我輩必  
窮折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  
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賦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揀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于百司度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臯罔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  
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  
而性命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  
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  
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賦濫斥者適  
詣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後臣李沐乞奉補  
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旤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  
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繅地援親憊力請  
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  
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款請降而公疾不可支  
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  
出振業之始至幸陪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  
選官屬之材者泣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  
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  
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  
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

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  
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早居自  
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汚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  
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  
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  
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  
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  
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  
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峯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心學  
在昭武則建瀛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  
邵陽則別像瀛溪於堂而徙其不可竝祠者顧  
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  
政佳事輒歡快弗自勝否亦輒感終日尤惡邪  
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逢之  
不衰自少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  
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梁氣  
所與賡倡者童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  
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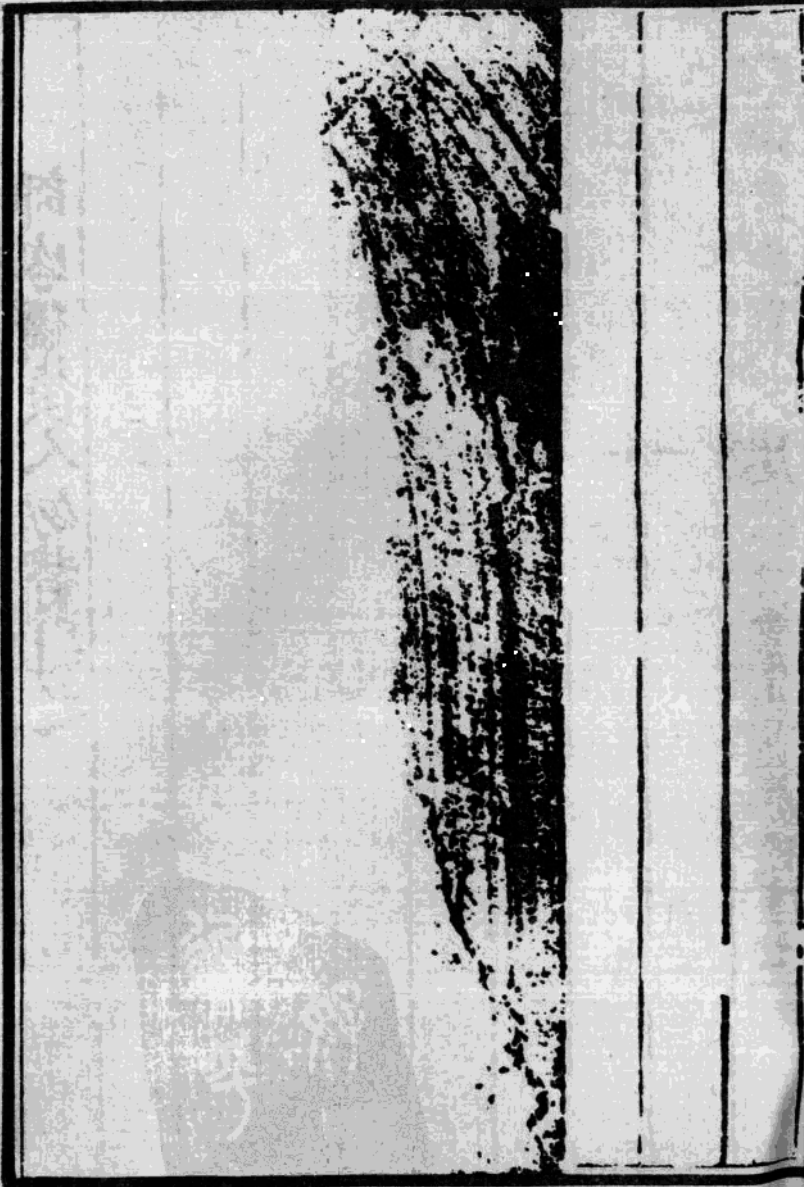


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  
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悌廸功郎新江州德化  
縣主簿必性文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  
葺亭樹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  
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  
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  
節公寔似乎其先然而庶不至巖峭不至  
刻問矣以然曰學之力遺要有堂龐公是

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  
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  
親吏蘇師旦者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  
中書舍人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  
待時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  
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璽遷  
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

史探樞臣意遂假駮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  
侂冑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而公秉持  
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  
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  
令也師旦之命樞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  
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  
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侂冑有所欲為則陰  
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  
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公字儔  
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

郎致仕大考捕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秘閣脩  
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  
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  
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  
寇沈師蹂州境覆官軍乘勝抵城下公方行俸  
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徵發且嚴賊知  
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  
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  
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  
科賜第丞相主公准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

甚右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  
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  
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傳  
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  
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佐胄已居中用  
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  
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  
謹被勸賞頗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  
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編脩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  
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則增學廩  
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樽節浮費糶米三  
千斛立倉為儉歲備蠲民逋租九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為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  
稅民便之在郡二年由野闢道路脩城堞壯又  
捐河渡之入跨江為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  
公橋最聞以祕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  
陞郎中兼史職嘉泰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  
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節鉞濫予職名驛授



名器大襲僥倖益炫貪墨肆行生民日困而大  
吏賦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  
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明年  
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  
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  
英殿修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  
而大之新甕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  
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  
重脩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  
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

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經略司敢勇軍  
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  
卒控搃嶮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待制寶  
謨閣再任寇漫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  
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貌  
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  
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  
職致仕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  
護國寺甸洋山妣頌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  
而仁伸弟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姪族盡恩

意不可抗以私與人交若簡澹久而益親酬應  
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篤學未懈  
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  
旨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  
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  
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  
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雍不若令悉申提刑  
司詳覆實有疑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  
冗不可用當分隸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  
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蠲虛市

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于朝請權之它  
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  
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秘至為近臣皆坐忤權  
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亂小司馬  
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  
至以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  
大節者其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  
表襮故世之深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  
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郎知建昌軍思誠之  
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

主簿季暕通仕郎皆先公卒仲昉今通直郎知  
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州善化丞  
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郎前知婺州  
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

也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  
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誼不得亂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乞乞 真若有立  
得喪林之 鮮不蠖蝨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潛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界

在廷媢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早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恬寵驩遷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疑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禺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鄉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韞

有立崇崇

閱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杜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  
純誠大義榦棟我國家勲庸巍我如周旦奭天

監精忠俾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  
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  
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  
官恃立殿上階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  
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  
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  
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  
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  
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  
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



風矣公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  
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群書寫機宜文  
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  
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密贊慈  
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冑竊大  
權羣儉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楚海內憤  
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  
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  
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  
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耻本意則  
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  
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  
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  
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諡旨  
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  
誣巖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謗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  
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

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  
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安貢  
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  
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  
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  
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日史  
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  
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

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  
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二年除祕書郎  
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  
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  
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  
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  
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  
管亳州明道官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  
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  
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

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  
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  
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閱兩求言公上  
封事大畧各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  
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  
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  
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  
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宣雍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  
女奴儉餘黨窺伺之萌皆狼狽為上言之後因班  
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  
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  
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  
糴公之為守也䟽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  
別廩以儲為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負茶  
引錢新舊繁積為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  
幾倍徒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為白之朝

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募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惇然無所歸忠定之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有得藥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為它用公至討

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  
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  
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  
硤畧等而陽朔修仁荔蒲之賦獨倍焉自張宣  
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遞  
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  
贏代編卹逋賦在隆興為緡錢二萬餘靜江亦  
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略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常退而  
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



人遊說弗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  
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  
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  
其宥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  
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  
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寘之朝  
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為幾年凶聞尤  
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各位爵秩若將澆焉  
豈以素履難堅完榮涂多醜汨寧舍彼以取此

耶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眦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恩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又之內行飭備宗族視以為槩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

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  
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  
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  
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九江脩陂塘以廣漑  
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  
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  
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篳峒者  
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  
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  
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

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  
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  
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廼於其地各置  
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為邊州重害  
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  
漫弛而溪峒日疆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  
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  
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  
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  
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士

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蒞率簡燕游  
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歛弗及民而蓄積以  
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  
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實嘉定十二年五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  
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  
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而以  
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  
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  
官次某官皆以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某年某月

某日必愿等奉公合葬于雕窠二夫人之兆先  
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  
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  
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紮至念昔與公從容著  
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旣乎  
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鬱乎  
其成陰矣烏乎哀哉廬山李公燔寔狀公行其  
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趨

獨勇於止

其位雖痺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  
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  
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  
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  
允它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  
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助二  
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

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歛鋒鏑收光芒而  
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  
千年廼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  
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此  
先教而後刑此  
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  
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  
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  
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  
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  
歿子是之仲子蓋督于李氏者也前為婦翁求



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  
辭耶子是名湜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  
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  
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  
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  
服闋後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  
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醜已乃易服  
遁歸君庶知其根冗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  
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于府于臺不  
願賞刑獄使者王侯終默嘉之上其事于朝詔

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子守郡引之以自  
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予合  
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孀卧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首餘鳥  
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遽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  
夫矣予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  
者迎拒君不許土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  
為辨數于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  
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鴈鷺行常正色如鐵  
不必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

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日惟退食  
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以故  
不得邀賅請雖負者亦心服無對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  
決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為神明有重囚繫縣獄  
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黥胥罔  
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  
歛務在寬民非甚稽考不督責前令自課以數  
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它繆巧其  
能者窒決漏節浮冗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

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艱扣集寬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  
昔俗雜吳楚之舊春夏疫作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  
選醫往眠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  
其大者如是至若蠲里正之擾罷科糴之害與凡剔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為未  
足方將躬杜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歸條書直定而君病  
矣既棘猶諄諄若彙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

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  
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  
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羸僮牧夫亦戚嗟  
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  
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詎不誣故予矧而  
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  
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  
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  
鮮不姍笑以為闊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

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  
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  
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  
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  
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  
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  
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果來桌  
榘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貢進士郎前所謂壻  
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

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管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為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于宗正寺見其后安弗競靜嘿少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貳心竊敬之及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

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  
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畫  
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晤以死蓋公力為  
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  
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拯江東之饑  
也不辛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  
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  
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末有徙于青  
之益都者遂為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  
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



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關南渡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宮紹熙中為利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杜氏亦贈魏國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令雍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于莆一時儒先多在魏公編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故器業夙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熙十一年第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誰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

喜曰熙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  
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婁獲盜如律當賞  
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諉  
公行賑卹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  
錢塘縣未上罹魏公戚終喪知衡山縣始至顧  
風俗悍甚學政壞士不知鄉方則為闕縣庠益  
其廩嚴課試之凜使相懋以學兩造在廷率觝  
曲鐫曉其以骨肉訟者為陳至恩大誼且引咎  
自剋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年入主  
管官告院遷司農簿諸王宮教授垂吳益王府

教授公言中興雖初學宮然無齋舍以居無廩給以養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隆宗支厚化本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灑置生員及職事者有請擇間曠地建學宮而給田充餼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雖未及用其後嘉定中別置宗學如公言遷太府丞知江州郡境產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為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

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久  
圯公命徙置城比一新之嫠婦孤兒別為屋以  
處括絕產置憫舍斂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  
而彗皆定條畫為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  
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  
官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  
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續來上朝廷下  
之憲部率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需省弗獲自便  
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  
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

文字奏乞命沿江諸軍修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尸宰枋事多譏成胥吏祿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擬筆公不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為政不難惟至公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鄉大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

大畧欲絕內降勵廉耻黜冒濫損泛恩裁宮掖  
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  
体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伎黨事多下廷尉治  
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遷宗  
正少卿兼史職初侂冑顓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  
對請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內禪  
一節顓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  
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  
官攷詳釐正後之特又議函侂冑首以遺虜人

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登  
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  
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  
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  
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旱禱而雨差後又弊為正詭隱明板籍定其  
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  
居養安濟法以活惇嫠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  
之未嘗不濟以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已忘失國  
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

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穉相  
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  
廷椿管祀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  
常文竢報可廼先便宜發廩平諸邑以糴又出  
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  
舉未幾易糴為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  
以賑之其蠲閭減免多不竢請輒行版曹雖鐫  
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  
玉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  
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



近蕭然粟直驟踴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  
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察之詔  
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虛月  
大者如發藏粟益道糴弛貧民逋賦報皆施行  
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為五等其能自  
食者糶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  
民出粟必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登激之甚  
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齒番  
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廩歲以惠其鄉公

請官之以示風勸織桑浹晝晝不可勝紀是歲  
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  
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龍圖閣因  
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  
情可宥悉以次未減時方小旱因決而兩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兩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  
運司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興國軍之瑞慶  
宮官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  
寧與興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聞驩  
然至有殺人縱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

而道流巽訟弗已朝廷為下鄰路屬公爭決公  
真論本官豪奪為非是且曰令既還民矣復奪  
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  
意公必稟聽公矣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  
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鹽等錢  
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  
延平諸郡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  
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  
日曠官既棘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

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夕實十  
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  
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十七年某月某日寔于餘杭縣金車山之原  
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  
以春秋薦漕舉今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  
女迪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爰將仕郎公  
事親孝居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  
猶一日平生刻厲清白豪髮不可汙冲澹寡欲  
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

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  
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  
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刊平  
居不事小察而虚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  
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來愬于  
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  
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  
外之學亦研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  
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  
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穹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  
公在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  
染開禧之汙獨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  
乎交驚之除去簪橐之幾何復自詭於麾  
符其奉已也冰寒而雪凜其澤物也春噓  
而雨濡卒稅駕於九鄉而白首乎輶車故  
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  
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

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  
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才出於帝胄者  
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益放邵武太守趙侯時  
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  
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秉義郎贈朝請大夫  
考僚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取應授承  
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  
庫潭州南獄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抗丞裨贊縣政犖

榮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為江左最  
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  
養事增學廩廣弟子員北門橋路北惡為攻石  
甃治以便行者新傾蓋亭以竦大賓客邑人紀  
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轂者  
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料院以歸至官  
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  
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諳為吳公獵薛公叔似  
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弊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  
獨重不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  
竊窺其上以為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  
如侯言後尹趙公師異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  
悉錮之外塞侯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手疏二  
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  
諸物不過營求龠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  
為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臯而責之賞非所以矜  
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

鹽以自活今犯至銖兩輒拘縶之非是請釋其  
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  
多媚忌以侯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  
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時花藝  
木以賦詠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  
郡交覬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  
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  
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  
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

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  
次第舉行慮民之餌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  
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  
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  
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  
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  
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  
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頤  
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  
終天悲歲時展省坐擁裝回弗忍去正奉公歿

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第雖遺澤亦義遜亡  
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壻李氏時得奩田二頃其  
後歷官久卒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  
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  
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  
趙侯貌欵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  
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  
曾未究其什一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我為

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子故人徐君濟叔以公江制  
置司機宜文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  
贈光祿大夫潛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  
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  
忠考也妣曰楊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  
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  
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又丞常德之龍  
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  
機宜文字辟松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仕之

所歷也階止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先卒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太未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攬竿竿垂師沈雄而毅抗節昕庭校虜奮氣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濟叔若易直以蘇為簿若丞敏以就事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匪良俗頌以呻

予忝麾符君縮銅墨戮力一心卹彼轄阡  
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其馨  
蠢茲群兇來自荒衣露毒風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為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  
予寔何能賴衆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  
既事之平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  
寶蓋之山法石之浦嚴嚴新營聚厥虓虎  
君於是邑勩于百為民旣小瘳而疾棄之  
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復留之以訖三載  
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梅婆娑其間

婉婉懷謀于洪于鄂閩制兵壽是咨是度  
迺侍糗張迺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  
囊無留錢楮弗拜龔襄柳之行人為掩泣  
龍立之原寔曰西金珠石饒辭用詔來今